

醫學院是研究院 還是教育學院？

林其和院長

自成大醫學院創院以來，醫學院到底是研究院？還是教育學院？這種問題曾多次被提起；特別是每當有學校評鑑或是推動教師獎勵措施時，這種聲音出現的頻率就會愈來愈多。校內、校外各種獎勵教師研究或教學表現的獎項通常有其特定的對象與標準，不同表現的教師各有被獎勵的空間。最近學校推出所謂的教師「調薪方案」，由於是全面性針對教師們的表現給予獎助金，更激發教師們對其自身於醫學院所應扮演的角色的敏感度。醫學院是研究院？還是教育學院？這問題再次被提起。研究或教學孰輕孰重？這是醫學院本身的核心價值，是定位的問題，全院教師必須清楚的面對與釐清自己的角色。

醫學院是學校，是培育社會所需醫療人才的場所，也因此教師們才擁有教職的頭銜。然而，醫學院亦是研究醫學新知的地方，教師組成團隊、申請經費，持續不斷的探索生命的奧妙、研究疾病的機轉並且尋找治病的妙方。因此醫學院每一位教師均被要求定期提出其教學與研究的成果。可見，在醫學院的工作中教學與研究無庸置疑的都很重要。

這些年來，隨著分子生物學的發展以及生物資訊爆炸性的成長，傳統基礎醫學各學科間的界限愈來愈模糊，教師研究的題目亦愈來愈細、愈窄，以致於有些研究者只瞭解細胞分子

訊息間的關係而看不到疾病全貌，有些研究者一生研究某種疾病，卻沒有看到病人生病的樣子。至於臨床學科的教師，一來因為分工愈來愈細，有些醫師的專業程度精到成為特定疾病的專家而無法提供全人的醫療照顧。有些在醫院業績的壓力下，不得不變成完全以臨床業務的需求為導向，忘了自己是醫學院教師的身份，忽略了或未盡到臨床教師教學與研究的天職。

大部份的醫學院學科在延攬人才時主要是參考應徵者論文數目以及在學術發展上的潛力，較少問及身為教師的另一個角色：教育家的熱忱與教學能力。同樣的，學校內評估教師的表現時，教師比較容易客觀呈現的是其研究成果尤其是論文的數量，至於教學部份，除了授課時數以及學生教學評量意見外，鮮有學校特別為教師教學成果量身訂做評估方式。自然而然的，醫學院內基礎醫學的教師以研究掛帥，而臨床教師在業績的壓力下，教學可發揮的空間愈來愈被擠壓，甚至有人認為研究是正道而教學熱心的教師是次等族群。

學生要如何在這種困難的環境下學習？對學生而言，提昇教師的研究成果、衝高臨床業績等均非其就讀醫學院的主要目標。學生在乎的是有教師的關心和指導以及是否有達成教育的目標。近百年來，醫學教育的年限愈縮愈短，但是學生要學習的課程內容卻愈來愈多。如果



照這樣的教育情況發展下去，下一代的醫療人員的品質是否能合乎社會所需值得堪慮。不少關心醫學教育的人士也不禁對此趨勢相當憂心而在系所評鑑或是教學醫院評鑑的項目中要求學校注重與培養教師設計、執行以及評估教學成果的能力。絕大多數的醫學院教師因為並未接受過教學能力的培訓，因此，教師發展中心在時勢所趨下，安排教師接受教育訓練。這些作法必然的會增加醫學院教師的壓力，也因而引發醫學院是師範學院的質疑？。

醫學院的任務：研究、教學與臨床服務是三位一體互相刺激、反應發展的；臨床照顧病人所衍生的問題為研究的好主題，而針對此問題研發的成果又可經由實驗檢試或臨床試驗來証實治療或診斷疾病的成效。醫療與研究交相互動與成長，相互輝映，相得益彰。醫學院不論在課程安排或研究題目上，都有基礎與臨床教師可以合作的機會。成大醫學院與附設醫院

位處於同一建築空間內，基礎與臨床教師間的互動相當的容易，這些年來已經形成好幾個教學與研究的團隊。學生在這種環境中耳濡目染，學習一邊照顧病人、又可從事研究以及培養團隊合作的技能與態度。

本院創院院長黃崑巖教授於延攬新的教師時，除了看學術發展潛力外也非常重視教師對教學的熱忱及師資發展的需求。這幾年來本院更成為臺灣少數有針對教師的各項教學與研究表現明列評估標準，並且提供以教學為升等管道的醫學院。這些措施都明明白白的宣示著本院對其教學與研究雙重使命的價值觀。我在此要強調的結論是：成大醫學院從研究的角度看是一個研究院，從師資培育角度觀之是師範學院，從學生的學習角度來看則是人才的製造所。